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新安陳氏曰首訓政字本夫子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德之為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新安倪氏曰訓德字蓋倣禮記禮樂皆得謂之

一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

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

一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

德○語類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



得道簡者為仁。是心中得道簡仁。若只是外面。係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或問北辰為天之樞何也。曰。天員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度。常見而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是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之樞紐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亦可見矣。○語類北辰天之樞紐。樞紐有五。其前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曰帝座。乃太乙之常居也。其後一箇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

為樞。不可無箇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簷子樣。又似箇輪。歲心輪在外面。動心却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樞子。極星便是近樞底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按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上天無星之處。皆辰。此可見北辰之為無星處矣。○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

之心也。○問太乙是甚星。曰。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極如帝都。○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押定。一頭在地上。是為北極。居中不動。眾星環向。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不可見。按此。即或問所云。樞紐不動之處。在乎南北之端也。○合訂北辰如輪之轂。如磨

之。不斂。如門之戶。未嘗不動。而動於其所。故注謂之不斂。如人主。憂勞無逸。裁決萬幾。而垂裳恭己。人自不見其作為。之迹也。○語類北辰居其所。是動。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歸之其象如此。語類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相似。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否。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錯了。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然全無作為，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有德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然此德亦即在政中見。又下見政，罔非見德。故為政以德，須向渾成合處。理會不是政自政，而德自德。問為政以德，如何無為。曰：聖人合做處，也如何不做。只是下生事擾民，但以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此德，便要民歸我。如齊相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之類。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非有心欲民之服也。○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之，自是不勞。九禮樂政刑，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在德上做。此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燈便自明。○輯語為政以德，是現成象，是箇箇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首句止得半截語，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居所而眾星共，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指出無為為化神之意。○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語類以德則自然感化耳。○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精言玩程子然後二字，分明見無為而歸，惟篤恭正己者能之。黃老清淨。○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不濟事。

刑。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在德上做。此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燈便自明。○輯語為政以德，是現成象，是箇箇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首句止得半截語，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居所而眾星共，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指出無為為化神之意。○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語類以德則自然感化耳。○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精言玩程子然後二字，分明見無為而歸，惟篤恭正己者能之。黃老清淨。○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不濟事。

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輔氏曰范氏正雅演程子之意至於曰化口信口成等語則併舉其效而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語類如以

衆物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

風美文公秉心寒淵騷牝三千之意也由其心思之正如衛

論詩之言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語類若

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

上達也○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性情之正如關雎二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性情之正桑中鶉之

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性情之正好底詩便吟咏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故三百篇詩雖各因事

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

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

所以皆存之者所以欲使學者知所勸懲其言思無邪者邪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

邪乃燕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又且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思

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二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

方得思在人最深思末心上又見此詩之立然其言微婉教如此又曰言詩之功用能使人思無邪也

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

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

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語類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

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包

也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

邪思然但逐事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

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

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

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

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則非邪也

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

者取其詩以為戒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

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只是要正人心統而

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折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

有一箇思無邪文集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

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

而盡者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

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開懣創之道自見於言外則

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而作之我之易也巧為辨駁

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或問變

風鄭衛之詩安知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為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為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諷諫然其洩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媒娼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教矣聖人亦何以卒歸於正耳人之意固將使人者焉以鑒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耳人之意固將使人者焉以鑒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耳

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邪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妾

處邪愈○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語類問思無邪誠也非

有矣○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壞若好

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

若有時也自入不得○按此可為讀集註分別內外註之法

○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

表裏皆然○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

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出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

毋不敬○按知要非本義所重然一言可以蔽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蒙引法制所以示

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

為惡○說統政與禮何別○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

王之教○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辨

準則也○當法制禁令時原道你不遵守自有常刑及道免而無恥

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

嘗忘也○語類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

後然○或問所謂免正以其革面不致為非○有以勉

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至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

於刑誅之謂哉○按此與集注苟免字似稍異○朱子恐後學

看得苟字太粗○故於或問復發此論○然又云專任政刑之

弊其流必至於此○則苟免之云義正渾備○問道之以政

教復堂

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治天下。何曾廢政刑來。又曰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之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

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

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語類道

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

是以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及。又曰才說禮

便自有箇中制。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其間資稟信向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

向底。亦有太過底。政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齊如此。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

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能統無收煞去處。古人比閭之法。比

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

教人。可以流通。今日都蕩然無具了。便也難得相應。有聖

賢作。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

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

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

明德。則有固有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

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

而又有以至於善。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

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敦復堂

使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愚按以恥格分承上二項。於義亦通。然此只是一串事。似總承較渾。必截然分屬。豈德化獨不能使民至於善耶。亦難為所感深。所稟厚者地矣。○按上節云免而無恥。此不獨云有恥而進。且格兩相激射。為極力欲動之詞。以見為治者宜審所尚也。要之有恥較重。到得有恥時。自有不格一說。格正也。書曰格不依之勢。原非兩截。且字須善會。

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

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

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

也。語類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

只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不是了。○近見一朋友道德

功術策。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

則功術方不好。政刑德禮四者。此正與道德功術一般。有

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

政刑。○問專用政刑。是霸者事。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

所云。曰他。只是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

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他那曾有躬行德禮之

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

行。那待臨時去做些。○條辨看來。兩節分別處。只在四箇

以字。用政刑者。亦是教民向善。豈不假德禮名目。但自家

先無德禮之實。其所行。整飭都是德禮。其所以者。何嘗不借政

刑弼教。但自家躬行。整飭都是德禮。其所以者。何嘗不借政

以字。是兩邊喫緊處。○輯語看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

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為專用

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入。朱子又恐人偏廢政刑。乃不可耳。所云

外說員。謂德禮中原有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精義楊氏曰

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精義楊氏曰

敦復堂

先王非不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或問：謂其意則甚善，而微有異乎此章之意。愚按：斯言細體味之自見。然於深探其本之指，固可相發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

之道也。或問：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其說具於大學之篇矣。志

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語類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

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已上分別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

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想在。世間干戈萬路

聖人為甚，不同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人

不志，聖有兩種。一種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却若存

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

之耳。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

之中，以習功儀舞勺舞象，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

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

恁地做，為之不厭。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懸然以默入為

志矣。全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于

學，則自在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有悠

悠，便是志不立。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目

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裏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問志。學章知行如心，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知天命與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按此亦言其緊耳。實則知行割然分開不得。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或問所謂立者何也。

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立時。便是時下。已踏着子也。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

能搖動否。曰是。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為他物

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問此章要緊在志

上。曰。惛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問志學章曰

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

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比不惑時

立尚是箇待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

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大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

須看那過接處。過得其理。述未十五生而一述十年而一

進。朱子於夾縫中。層層補出。正有實地工夫在。不是忽然

恁地一蹴而至也。愚按此章六箇而立字。節節着精神。聖人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

所謂不惑言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

知明見徹。無所滯礙也。益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

辨。無不判。然於胸中。若張子所謂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

不疑也。語類立時未免有所把握。不惑則事至無疑。勢

如破竹。迎刃而解矣。蒙引申之。曰三十而立。猶自着力守

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無礙。則應酬日用之間。觸機而中。何用守為。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諦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

自道語全在此討分曉。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

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精義謝氏曰不

無疑。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與之無間矣。

○或問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

益精。所以益微。而至於至也。蓋大道流行。賦與指物。莫非

至善無妄之理。而已。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是

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

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

此矣。○語類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灼

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徹。又曰知天命便是不

惑。到至處。○問不惑是知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曰

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為之。知天

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其得皆天命天理。又

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知得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原頭

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

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解語問五十而

知天命。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

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工夫喫緊在

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或問所謂耳

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

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語類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

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耳順則凡耳聞

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

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

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

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絡索都見了。聽最是人所不
 看力處。聖人到此得六十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
 不用思量得。聲才入心便通。只是道理爛熟了。陳氏曰
 才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
 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說統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條辨耳順不是任
 上見得。是在心上見得。亦是逆。○條辨耳順不是任
 五官四體都是在心上見得。亦是逆。○條辨耳順不是任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字從如

從隨也。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或問從心所欲不踰
 大。而化之心。與耳一渾然無私欲之。此而然也。曰此聖人
 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如。春融冰釋。蓋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
 為終也。○語類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

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
 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
 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何省察體
 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
 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
 甚次第。○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
 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
 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
 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按此條最宜善
 會。當以後所載。紹聞編一說。○聖人表裏精粗。無不
 照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
 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問從心所欲。不
 自志學至此。即總是一箇天理。如何不快活。○問從心所欲。不
 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踏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在彼所
 謂大方。豈真法度也。○輯語聖人說箇從心所欲。一在為
 踰矩三字。聖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為
 五善。方是聖學。愚按於理固重。在不踰矩。然在聖人。分
 却重在從心所欲。即心即理。一團天理。胸中自然流
 二為政
 三敦復堂

此若但取必於不踰。聖人豈待七十時哉。故下三字須緊。精上四字講。○新安陳氏曰：常人恣其心之所欲，鳥知謂知。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勉強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矩。○雙峯饒氏曰：矩字在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守，是守待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員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定，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員，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程子曰：孔子生謂禮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理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觀之，則天

命云者，大德之教化。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則亦不能無眇忽之間。程子特以三者之初非二物而有是言耳。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求

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

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語。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理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曰。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不踰矩也。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此按

即孟子勿助勿忘。括盡聖賢教人大指。不可躐等而進。是將六而字逐節挨排看。不可半塗而廢。是將去而字通章聯貫看。輯語所謂後十年消息。已在前。愚謂聖人人生知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愚謂聖人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

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語類問志學章曰。聖人也

學也是眾人志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因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恁地。便自有聖人底事。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他自恁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異乎眾人之志。學他底立。異乎眾人底立。他底不惑。異乎眾人之不惑。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其自有進處。故如此說。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學雖已得。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言。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紹聞編十五古。人入大學之時也。三十四卡。效復堂

言言金言不字消列
名二
詩本會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也。在君子則學宜以時進。在聖人則
生知安行。豈由積累。然在聖人自有聖人之事。夫也。此
萬年比。行。豈由積累。然在聖人自有聖人之事。夫也。此
日新之謂盛德。此聖人所以雖無積累之漸。而日用之間
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朱子所謂深知聖人者矣。其
謂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此二語又
的當。而簡盡。宜深味之。○輯語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
有口。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
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
正。自。禪。○聖。人。言。語。句。句。真。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
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按。東。萊。說。聖。人。無
言。滿。此。語。極。有。味。不。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新安陳氏曰無

違二字簡要而合蓋大有深意。○翼註夫子非故晦其辭
欲俟懿子再問也。蓋古人語凡悖理者謂之違。如左傳云
昭德來違。又云有嘉德而無違。○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違字皆與此同例。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不肯於理。不
但其說未明。故語
樊遲以發之耳。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

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莫懿子得聞之也。○精

注向是也與旨不同。旨乃其言之精微可味處無違二字

道理渾含所包甚廣。而夫子意中所指却在不可僭禮上
凡言指字當
以此類推。

論語集注本義卷之九
卷二為政
三
致復堂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

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

以為聖人之言也或問魯之三家視桓楹而設擗則其葬

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

嗚呼彼為是者其心豈不以為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為莫

大之者夫豈知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

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

之心故以此告之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

豈務為險語中人之隱而曾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

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僭道理不

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惟

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底

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

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

○困勉錄此禮自天○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

之所秩王之所制言○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

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語類無違通上下而言

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

一語一齊包在裏○問胡氏為其所得為曰只是合得做

底○東陽許氏曰此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呼不及

於此亦不呼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

皆盡善則不及

之意亦在其中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

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雙峯

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

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紹開編武

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

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為心

此一句最當深體○唯疾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如

曾子臨終猶啟手足樂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

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

以遺體行殆貽父母憂即此一念真切之心充之何所不

至凡所云為莫非愛身莫非體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為孝

按此不失身不義亦自包括得到○實註唯者惟恐恐

之意不作獨字看○愚按註中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與下唯

恐句緊相貫注○此句與上句無所不至若以上二句

開下二句合○誤將唯字作獨字看○不見吃緊矣故體註不

止文義須在語氣疾徐呼吸間理會方免於隔壁聽耳○

語類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

管得疾了○按此可見前說凡所

彼列反

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

之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父。

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其

上所謂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隸之類。豈若是之不論乎。曰

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論乎。曰

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

著夫能養而不敬之罪耳。語類敬非嚴威儆恪之謂。以

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愚按說

人子該敬。只是平常說到不敬便。○胡氏曰世俗事親能

同養犬馬。雖缺石人聞之。膽落。○胡氏曰世俗事親能

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

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

警發之也。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

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

孰忍以大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

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為孝乎食音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

食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

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此三句禮

以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非可

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

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語類人子胸中才
 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惟愛親之色為難。○問知敬親
 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
 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夫子答以色。難。曰此說亦好。○義府
 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色為難。益念念在
 親。無時刻放下。而於無聲者。而後當而通。
 滿而溢。以形而下。而於無聲者。而後當而通。
 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格且不可。况非戾乎。吾儕為人。至於
 和敬二者。每有所不足。追思常有餘恨。有親及養者。其猛
 省而力行之。○語類語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一分
 慕。而力行之。○語類語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一分
 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
 之難。自然流露。無可揜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
 以難也。○温寶忠母夫人舉此句為訓。曰性急人烈。烈則
 難。凡事無不敬持。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
 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

不拜面。亦使父母難。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
 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多。若此義也。
 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
 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
 義而或少温潤之色。須識此意。○條辨色難。不是全脫了
 服勞奉養說。惟服勞奉養之間。皆愉婉之所形。則無非深
 愛之所流注。但深愛却包得廣。故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
 色。又不僅於服勞奉養上見耳。舊說承順父母四字於本文之首。不若
 難亦通。胡氏曰舊說添承順父母四字於本文之首。不若
 深長。○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
 也。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
 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語類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
 皆有意於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
 論語集注本義卷之二為政 七 敦復堂

高言生言入身法系 卷二 課本會

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子游見處
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惟高明而
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子游為人愛有
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
何見得。二子如此。曰觀二人酒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
篤志之論。亦可見。○問夫子答二子問考。意雖不同。然自
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思特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嚴格之
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大概是把當事
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所以
為難。勉強不待此二者。是因于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
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
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
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暇理會架屋。且先立
箇基址。
方得。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

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語類問省其

居。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

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落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

無人獨處之也。或有人相對坐。心意然所趨向。亦是私。紹

問編此說。私字與集註異。集註明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

問之時。又引延平之說。謂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則非念發

慮趨向之私矣。○退對進見說。乃顏子退。非夫子退也。發
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愚問之師
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
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

論語集注本義卷之二 為教 三 敦復堂

思維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也。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雖然在心目之間也。○精言深潛純粹。是他本領如此。默識心融三句。就與言時推論其與聖言契合之妙。是不違所以然。并足發根苗。一齊該在裏內。下。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故字便一氣承接。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精義伊川曰。道無所不悅。故如愚。曾氏曰。人乎耳。著乎心。然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隣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之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慎。

其獨也。○語類問終日不違如愚。請顏子心與聖人契。曰。顏子乃生知之矣。比之聖人。已是九分九釐。所爭定只爭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相奏。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顏子去聖人不爭多。只隔一膜。所以於吾言無所不悅。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以觸其機。乃能通曉耳。○問顏子深潛純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問默識心融。曰。說辭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融不融。融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孔子告魯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觸處洞然。曰。有條理。便見顏子問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問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是一箇默識。而省其私之所為。亦足以發明其意。似不默。如克己後禮。他便知得克己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省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問亦足以發。莫是發明夫子所言之指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真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命吾身主大度。三。二為政。三。

高言復言不事泚矣 卷二 三

則足以發乎夫子之言也。又曰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
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對聽之似全然不曉底人及
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先生令
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
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
云於醉而益背見之。則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
真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時而益背此之謂也。又曰雖未
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
踐履之實處。又曰或謂謂坦然而無私之際。尤見顏子
得與正見。此發也。而曰發也。此發也。而曰發也。此發也。
而曰發也。此發也。而曰發也。此發也。而曰發也。此發也。
也。與情則不發。此發也。而曰發也。此發也。而曰發也。此發也。
以顏子當之。物終便不情。發也。而曰發也。此發也。而曰發也。此發也。
終日二字是一章眼目。下面神理俱從此生。若但從實處
理會不違是知之真。是發也。是行之至。如愚只形容不違不
愚乃實證足發。實理只數言可了。但本章語意繁甚曲折。

○子曰視其所以

若謂夫子與言時非即心異顏子。天下豈有對愚人而終
口與言者。然謂夫子與言便早已知其足發。則不但退省
無庸。即如思二字亦成刺語矣。聖人固不是。在疑作
既與言。至於終二字。亦成刺語矣。聖人固不是。在疑作
而然。受高。不。疑。中。大。子。信。顏。子。盡。吐。此。非。此。三。言。而。
信其足。受高。不。疑。中。大。子。信。顏。子。盡。吐。此。非。此。三。言。而。
後知其不愚。故必親自考驗。見其內外相符合。顯一致。然
宛轉之。然亦正見得夫子當年不是。憑空撰出許多說
話。徒作形容。顏子語也。故足發從中。則省字不應看作兩截
顏子身。分自是。如。此。若。在。大。子。信。顏。子。盡。吐。此。非。此。三。言。而。
亦字。加。從。不。違。轉。出。竟。看。作。一。層。不。得。末。句。就。如。愚。下。一
轉語。曰。回也。不思。出。竟。看。作。一。層。不。得。末。句。就。如。愚。下。一
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又。曰。論。語。所。載
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無。不。講。究。來。又。曰。論。語。所。載
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借。乎。其。不。傳。
也。看。來。終。日。二。字。自。是。下。兩。層。精。神。團。聚。處。

敦復堂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精義伊川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體。

謝氏曰：視其行事也。○松陽講義：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為人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而落手第一樞柄，臯陶所謂載采采是也。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

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語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為利者。○意之所從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松陽講義：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為而為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為己為人，之辨也。

○係辨事既未善，已是小人，更看其意所從來，惟事既為善，須更看意所從來者善否。從來未善，正是假君子之名，行小人之實。莫教所以掩過了。故直斷他不得為君子。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語類後說不如前說，行其所為，只是就事上子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就他心術上看。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察。於地理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

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類：所安集註：下得樂字，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大率是他平日所習，竟所樂不在此。○大弟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居安，強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第一節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捫視其所以，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

○語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為利者。○意之所從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松陽講義：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為而為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為己為人，之辨也。

○語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為利者。○意之所從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松陽講義：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為而為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為己為人，之辨也。

○語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為利者。○意之所從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松陽講義：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為而為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為己為人，之辨也。

人是為惡底人。如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
是本意以為已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以為
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
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胸中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
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
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
處。最是難事。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理道。而能
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初問才看善惡。使
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
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不好
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不。會。有。終。○松陽講義
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翼註
據所字之義。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所安。所不安。當云。察
其心之所安。在是。不在是。體注自明。○說統安是心安。意
肯。有。於。無。意。中。察。之。○條。辨。所。由。在。意。上。說。統。安。是。心。安。意
是。事。之。本。心。也。故。熊。氏。謂。意。是。發。端。心。是。全。體。是。即。事。而。推。為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語類問觀人也有自善而

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
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
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
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松陽講義。此
章是細密看法。眸子章是直捷看法。○集解不是聖人有
心刻覈。當看上文三箇字。所字三所字。是事迹隱微。自
然呈露。三其字。是本人所自具。我。不過不為揜蔽耳。重言
以明之。正見知人不可不如此。非自誇神緊。欲發人之隱
微也。○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

也。語類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九

着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講便道。聖人不恁地。只
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

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名讀底其初也却好
 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着知又如委託人若
 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
 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方付與他若是要成
 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談然却是
 視觀察定盤針子自知人則惟帝其難之及奏明談三
 載考績聖人如何委出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
 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

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温語類

知新謂温故書而知新義温故方能知新不温而求新
 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又曰是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
 精勝似舊時所看温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温故而
 不知新者發不温故固是問斷了若心無所得雖温故亦

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温故又要知新這語意在知新上
 温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己者若温故而不
 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温故而
 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道理即這一箇道
 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一箇道理但
 不是易底新者只是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温故知新
 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此理上其應無窮○一箇
 道理都是自家就中理來此理上其應無窮○一箇
 氏公遷曰温故知新中理來此理上其應無窮○一箇
 勉錄工夫只在温故知新中理來此理上其應無窮○一箇
 以燭温言只是保其所以知新也○愚按温訓尋繹有頭緒
 尋繹言尋是搜尋沒頭緒處尋出頭緒○温訓尋繹有頭緒
 時盡其頭緒此其所以知新也○愚按温訓尋繹有頭緒
 問而言徒記問便不能知新者非真能温故也温字要識得真
 所謂温故而不能知新者非真能温故也温字要識得真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

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語類記問之學不足爲

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常活不死殺矣。記問之

學只記得箇硬本子。十件只是十件。百件只是百件。雖是

千卷萬卷未有不窮。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

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爲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

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

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反覆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

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

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

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

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

以爲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以得者而每有得

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

心安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

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

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

然其意味則今之謂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

者以是爲師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

不暇於爲師矣。語類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

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

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

這上面都別生意思。或問小註此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

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精義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

尹氏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如此君

子無施不可安得而器之。語類君子不器是於用如此君

所謂體無不見人心周備子貢期理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

處更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吃菜根底人那有道出來

也做一事不得那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

論語集注

卷二爲政

三

敦復堂

做得一件事。○問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共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按君子自不及聖人。然本章却是說他好處。不必以聖人相形。○人心至靈。均具仁義禮智之性。以學力充之。自無所施而不通。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異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備精切。又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材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着力。○成德之十。自是不器。○勉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愚按體無不具。即在君子二字中。○輯語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闕。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但有專長。然而不器也。○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

字外耳。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

於既行之後。或問小註。此章是論君子。乃指君子之言。不

行後從。皆順矣。○按本文曰。先行其言。則所重自在行了。

却如何說。是指君子之言。蓋君子居言語之種。故於其

問君子而語之。曰君子之言。非徒言也。蓋先行其言而後

從之也。如此則語意自明。而答問之指亦得。○語類問先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若道只要自家

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問先

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着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億

論語集注卷之六 三

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
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
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為小人其有歸矣子貢非不
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而
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而
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之愚按此言二
就本句看其在君子心坎中合下句看乃是從之之後進
此大意只是先行而後言上聖人當日却不如此直嘔集
註亦以羅紋體釋之就言上聖人當日却不如此直嘔集
泛論言行平舉者不同平舉言行
則行字去聲讀此只平聲宜辨
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語類大意只說先行其所
是看出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
告之以此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
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精義伊氏曰周為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
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或問申之曰周而不比此故不周
語勢若不倫者然周而不比此而不周者本文之意也此
故不周者推其意而言之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
焉謝氏曰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
私好則何所親私好則何所親私好則何所親私好則何所親
彼係情於濫沫之間惟予與汝者乃兒女子之事壯士
且不可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知此可以見君子之與
○南軒張氏曰君子心無私以與人其於親也遠近賢愚
之無偏繫而失其分蓋其心無私以與人其於親也遠近賢愚
所偏繫而失其分蓋其心無私以與人其於親也遠近賢愚
欲不容並立也○語類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皆是與
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比便生計
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為政

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周者大而徧之。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於國則是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怡。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怡。惡人無一日不與人相處。所以處之者。自以親厚為道。然其公私之問。不可不察也。故君子小人。別焉。○馬按。萬物得所。則下人自謂親己。亦比也。總在頭上辨取。○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

幾也。語類問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小人私。又曰外面相似。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不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四書通。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難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愚按。論君子只須說一周字。便足與小人對。又互用下三字。而兩對。非以周尚知其已。然聖人却又互用下三字。而兩對。非以周尚知其為。此正以不比乃益見其比。○愚按。論君子只須說一周字。之間。深明於疑似之際也。和同驕泰。皆作如是觀。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語類學是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為政 三

讀書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
 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所學
 者。粗。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所做事上體察。
 則所思者。虛。而無可據之地。此心終是不安穩。須是學
 與思互相發明。思與學相對說。這事。便思這事。人
 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會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
 然而已。問似今人說。問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
 不熟。則元泉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
 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
 何。却不會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梁邊去射。也如何得。
 文集學是做效。現成底事。故讀誦。問躬行。皆可名之。非
 若思之。專主乎深索也。或問。思學。問躬行之。既曰。昏且
 危。而無可。即之。安。而無自得之。見。始者。其心危。迫。雖得其
 味。而無可。即之。安。而無自得之。見。始者。其心危。迫。雖得其
 夫。罔始之義也。昏。以。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
 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始。也。○蒙。引。學。者。之
 事。只是學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

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
 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實。不
 然。則各有一。○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
 偏之弊矣。○新安陳氏曰。五者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
 其一非學也。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

有攻木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精義。

曰。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公之道。皆異端也。○語類。攻者

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

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
 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
 心。既入於邪。必害於心。既入於邪。必害於心。既入於邪。必害於心。

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攻專治也。若為學便高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器去。理會他。也不得。若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若自家學有定止。去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條辨異端。原非正道。必有不當道理。不合人心處。要說動天下。也是難。惟專治而欲入人心。去這是多少。鑽研多少。出。道。雖來。不合人心處。去這是多少。鑽研多少。磨鍊。安得不害盡生民。壞盡世道。○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孰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去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墨。皆是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戒。已是闢楊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

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

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語類問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做得來也。佛氏如何。又却

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

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勞初頭便差。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都做空虛說。吾儒見得都是實。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女

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人之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

知以為知者。語類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

按強不知以為知。病根從好勇生來。非故夫子告之曰。我

其有心自強也。所謂自欺之蔽亦然。故夫子告之曰。我

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

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

為知矣。語類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

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知。此便是知了。子路性勇。於

他不能隨事精察。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

○精義楊氏曰。以精為知。此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知為不知。只為知也。故語之知。此論語也。子路以正名為迂。

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陳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書

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教子張之失。故先之以

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延平答問。古人干祿

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

事耳。此為已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

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始告之。又使

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按學字宜一小頓。蓋於

其為學之時。流露干祿之心。此亦從子張務外看出。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既多而不能闕疑。始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始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按此將三截折疊說來。一步趕進一步。為則字作勢。見寡尤悔之難。則其餘只是指無疑無始處否。曰固是。蒙引寡尤寡悔。不止帶慎言慎行來。連多聞見闕疑。始都併入。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狹。疑始不闕。則不可言者亦多。不可行者亦行。可以言者以行。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疵。均之不免於尤悔也。輯語曰。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力而後得。寡也。兩則字是難辭。○同子張學于禱。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先直看。得言行。不容打點。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知正和許他兩字。同。一言行無所為而為之。便是。只是美言高行。以助之。益。同。祿。只一點有所為而為之心。聞見可多。疑始不知。闕而言行。闕不闕。允何也。以只在外面。劍排而不於實地。

用。也。所以夫子只實就言。行上。教他箇寡尤悔之理。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

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語類子張學于禱。祿固人之所欲。但

要。去于却不得。子張恁地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此而得彼之義。君子求其在己而自得。又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心。此自有得祿道理。○問。答。于祿之語。意曰。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扶殺了他干字。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

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

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語類問聖人曰

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要人先謹言行。却把他

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學本是要立

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體量大，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

槩是命他。曰：祿然言行能體量大，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

人比得道理分明。使不為利動。按此正發明程子使定

其心及惟理可為者為之之指。若云修德而祿自至，便是

教以干之之法矣。故程子云：修天爵則人爵至。朱子謂其

說得重了。正此意也。○或問：子張學下，而附於者，所以為

此何也。曰：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附於者，所以為

言與行之。曰：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附於者，所以為

所疑。殆知而不闕，則曰：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附於者，所以為

闕疑。殆知而不闕，則曰：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附於者，所以為

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了之

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

聞見而擊之，審而審而審，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

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為始

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

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

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

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則有

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

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

在其中也。直在其中，候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也。

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二代之時，先王之辭也。

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入才之

不成，風俗之不一，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

免於外。雖有可修之身，或不足以為得人。然其所以相

不求者，益有可修之身，或不足以為得人。然其所以相

之，亦無以之。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

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孰又安得

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按末段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段復與本

指無涉。而議論有關世道。故備錄之。○味其言。意在復鄉
舉里選之法。但後世行之。而夤緣奔競。弊更甚於以詞藝
取士。是在主持世
道者善行之而已。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

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是當下合宜而已

未嘗以此求民之服而順天下之至情則人心自服服亦

非感恩戴德之謂直枉之利病於國舉錯之典刊除害亦

是後一層以此當下得義處其自服矣○語類是便是直
非便是枉○諸衆也指片有一不當亦不足以服人故曰
錯諸枉有一君子猶足以係屬人心故曰錯諸直○說統
提出舉字作

立舉一直則諸枉皆在所錯矣舉一枉則
諸直皆在所錯矣按此與前說可互參○謝氏曰好直

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

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

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語類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只是
要得人畏服他聖人知告之以進

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

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順謝氏說

又推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

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

照得人破○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
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何致乞師於越而卒以
必有所處矣○紹開編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
旅死哉○紹開編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
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
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

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燭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

則民敬於己說統莊如正衣冠尊瞻孝於親慈於眾則民

忠於己語類莊只是兩事孝以躬率之意以恩結之孝是做

箇樣子慈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民方忠於己若徒

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眾或慈於眾而無孝親底道理便是民

不得○紹聞編孝者所以事君也我孝親底道理便是民

事君底樣子慈者所以使眾也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吾

如父母如此有方實見得孝慈所以能感民忠於我處孝

慈並存然未有恩於骨肉而能慈者也

孝又慈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

之本也善者舉之而不能者使棄之民不解便勸舉善於

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

義府舉善則未至于善而志氣強者固已奮矣其志氣弱

者安於不能而已故必有以教之然後善者益勸其弱而

亦無不勸○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

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

者矣語類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

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較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按昭公為季

薨於乾侯六月矣亥喪及壞壤秋七月始葬於墓道南不

與魯先君同兆後孔子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是為昭公

不得正其終公之在乾侯也二子務人公衎及母弟宋從

喪至二子不得入而宋先入季孫必欲抑使聽已喪五日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

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書云孝乎者

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存疑書言孝友此截去友字獨言孝

友于兄弟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

孝處當一讀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

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語類惟孝友于兄弟謂孝

此○禮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不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

皆孝友然孝友為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

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紹聞編孝然後友明皇之侍辟

宗先薄矣。其友愛兄弟。以宋王成器之讓已。有以感之而然爾。非出友愛之真也。故不能充其類。大抵太宗明皇其天性皆薄。其家政亦極相似。觀其父子兄弟之間。足知其不能施於有政矣。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紹開編施於有政。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此經之本指也。朱子不如此。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知此施於有政。以家政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精義謝氏曰。惟孝友於兄弟。猶言政也。父子兄弟。此一家之政也。○一曰。惟孝友於兄弟。猶言政也。天下能如此。天下之政也。○一曰。惟孝友於兄弟。猶言政也。天下不見其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少。天下皆治而已。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為太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為不足。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則論政者。果有物我之限。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語類問夫子難

或人。故託此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也。○本分道理。聖人說話。亦只是說這本分道理。然四方八面已無所不照。故聖人得為則盡為政之事。不得為則自全孝友為政之理。而定公平子已無不照見。若語此遺彼。便不是聖人底話。○接或問以難以語或人者。在陽貨用事。非可仕之時。然愚謂不若對定公言。為得立言微指。故集註特揭定公初年。不及陽貨。若謂或問云然。則或問於范尹氏言孝友之施於家。較其非是。意在主國政言。而集註則仍主家政。可知或問儘有未定之論。不若從集註之穩。○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音月。反。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

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精義范氏曰車無輓

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里鄉黨而况其遠乎。語類問集註

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以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

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

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人而

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

去這便是言不可行。說統此章要揭出人字以字人之

所以為人全在信若無這點真心實意而目雖存精神已

心傳如車之無輓輓便已失其所行之之其矣何以字

方鞭辟得擊。集解言語無實則自是不可行只為世人

以欺罔變詐為巧為智以受其欺罔變詐者為拙為愚故

聖人就他放下一層直刺心坎曰彼無信之人固自以為

可吾不知其可也看似甚高實則當頭棒喝可字須

放活不知字乃偏接得略下乃借車以曉譬之末句何以

行之雖是說車却正點醒不知其可處東陽許氏謂輓輓

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向以為切喻看來尚

似添入牛馬一層不如直就車之

無輓輓人之無信合下勸勉更警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

知乎。集解子張欲知來以數如國祚修短時運興衰皆是

世之世。夫子所告只言理。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為一

不同。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

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邢疏大者為綱小者為

論語集註本義滙考卷二為政 敦復堂

人道若羅網有紀。五常謂仁義禮智信。邢疏：人生應八卦，綱之而百目張也。五氣以為

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邢疏：王者必一

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質

法天。文法地。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帝

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

質制度而未及於文。不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不然亦

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見不

得不忠。商不質。周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

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

誠。直無質可言。質與文對。質便自有

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箇質耳。三統謂夏正建寅

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語類問三統

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

闢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

為人正。又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

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來康節元會運世之

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

為一會。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運有十二世。以

論語集註本義注疏卷二 為政 聖

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與事。此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

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

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鐵緯術數之學

也。語類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

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自古至今。不可易。至於變

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可知也。蓋有餘必

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暖。暖甚生寒。

雖不可如此。其勢必如此。可知也。所因之禮。是天地萬

世。不可易。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人做底。高隨時變。更○所因謂

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人做底。高隨時變。更○所因謂

絕滅。先王禮法。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

不。得。○綱常千萬歲。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

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其

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聖人做出來。自是恰好。不

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

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然。大。勢。不。得。不。如。此。但。這。網

持。自。是。壞。不。得。○此。章。此。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

綱。五。常。終。變。不。得。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

是。次。頓。得。不。好。耳。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只

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相。因。者。只

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解與氏休也亦皆
 順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不然者然幸亦不能其
 出此但得其得失有少之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
 不驗乎○紹開編蒙引云可知也○只帶損益言所因者其
 可知不待言按可知兼因革已然之迹今皆可見非兼因
 革而何下又云政由舊不過修人紀敘彝倫等事亦皆有
 已然之迹故可知當帶所因言○所損益只是所因中事
 如文之三結點外○知帶所因言○條辨所損益所因中事
 因字來損益只是所因中事○知帶所因言○條辨所損益所因中事
 乃是所損益之所在○知帶所因言○條辨所損益所因中事
 愚按所損益應屬上五字為句可知也三字另為一句則
 書音自明○新安陳氏曰識總如亡秦者胡之識及亦伏
 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

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

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

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

過如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古而不易制度隨

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輯語子張欲知來夫子只

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

者其本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一邊不重損益○

愚按胡氏之論直原本天敘天秩而言蓋天不變道亦不
 變所因天也所損益人也暴秦無道畢竟是始皇為君李
 斯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何者天不變也若其禮義
 尚刑威損者過損益者過益天下大敗則人事之變也
 故聖人奉天道以修人事所損所益因時制宜總皆扶植

為政

敦復堂

綱常而不以己與其做也。即不必明聖之君而所以補
偏救敝者亦未嘗不為三綱五常計。其間積重積輕之勢
如此則興如彼則亡。皆可先事而逆睹。惟其所因之可知
故所損所益無不可知也。或者以為三代而下井田廢封
建裂為古今一大變局。聖人所謂百世可知亦第可以律
乎其常。不可以通乎其變。是豈知井田封建特損益中之
大者而於所附之禮初未嘗有所變革哉。故惟達於天人
之故者。可與論世。可與持世。此胡氏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所以卓
為至論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語類天子祭天地
祭五祀庶人祭祖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
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
其鬼也。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如今人祭甚麼廟神或
如用僧道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問旁親遠族若無後
者。則如之何。曰。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
當祭於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
不。曰山川之神。李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
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瓦或立灶。戶灶
亦可祭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其所
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語類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
勇。就見義不為上存。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
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為。按此推上一層。理固
如是。但夫子語氣。只就不為上斷。他無勇。○精義范氏曰。
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為者。所當
為而不為也。夫可為而不為。與不可為而為。其失則均。故
祭非其鬼者為諂。見義而不為。是無勇也。○翼註諂與無
勇。俱就上文而斷
之。不作推原說。

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精義游氏曰人臣僭國君

子之禮是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技

木塞源冠履倒施滅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孰不可

忍語類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這八佾人

熱鬧既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問

集註兩說不同曰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

發處聖人言語固是首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又

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四書

通前說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說忍字指春秋誅

亂賊之法而言紹開編忍字作不忍之忍原臣子本心

天理之不容耻者而言意味尤長而亦足以兼合後說之

義蓋指其於不可忍為者而忍為之則誅絕之罪不言而

自見矣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

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大

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

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

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

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

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才再重爾天子之堂九尺

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才二尺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

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太

坭雲橫屹如山焉其視尺寸之士若不能為堤之損益然

水潦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士未沒則瀕水之人可

恃無恐當是時萬生之命係於尺寸之士焉尺寸之士

上可以退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遇僭亂之源謝氏曰

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分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

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紹開編為人臣子

只是一箇尊君敬

敦復堂

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此尚忍。則亦何往而不忍也。孰不可忍。意有含蓄。謝氏遂說出弑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為。雖有此理。恐非聖人語意。然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則此則千之萌。皆由於忍而已。不妨遂索性言之。亦痛快也。按此條祭用朱子及南軒之說。

○三家者以雍徹。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

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此武王

歌。樂。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

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

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器之時。帥學士使之舞。若人使之歌。雍詩也。儀禮有司徹。註徹其佐食之也。孔子引之言三家

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

以取僭竊之罪。語類入伯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

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

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補義謝氏曰樂之歌非取其

聲。取其義也。義與事稱。則各辨而實喻。義不稱事。則亦何

以歌為哉。○南軒張氏曰伯之用八者見於目者也。雍之

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也。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

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竊之事。何所不可為也。○輯語

說三家僭竊。只說奚取。命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

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程子曰周

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

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

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胡氏曰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

追念周公之所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

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

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

釐。將行之萬世身歿而祀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遠之。豈

非周公之衰乎。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禘諸侯公廟之

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

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

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

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語類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

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

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

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

俞吾真主本義卷三 八佾 四 敦復堂

序而不和。語類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
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
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和。又曰不是禮樂無
序與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自在也。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者人心之天
理。人心若有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曰固是。若是人而不仁。空有那箇周
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
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

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語類問集註舉

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此尚非其人。道不虛行之
意。益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恁地看
則。○人而不仁。而令其心。人自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使
我季氏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雙文室

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
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
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
李氏玉帛鐘鼓。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
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又
曰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
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
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

也。故以爲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
大者。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
末。所謂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

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語類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使

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

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

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問如何是禮

之全體比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

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

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

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則萎落矣○禮齋黃氏曰有

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之中又如木有根本則有華實其

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治何也曰古人

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

誠實太滑熟亦便少誠實○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

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

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

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禮貴得中奢易則過

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禮貴得中奢易則過

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

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精義伊川曰奢自文生

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

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又曰與其奢也

寧儉言儉近本也尹氏曰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

禮有文勝之弊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

也寧儉儉非中然近於本也喪以哀為實故與其易也寧

戚亦近本之意按集註質乃禮之本只作本始之本看答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注疏卷三 八節

本語類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來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

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尊杯飲之類。又問先生善說

儉戚。且是近本。曰對者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

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愚孩范氏括出敬

哀二字。當即所云在儉戚之前者。但物之實。心之誠。看儉戚似微有別。故竊疑二句不宜作一例看。楊氏曰

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簋簠邊豆。鼎爵之飾。所

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

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

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類

揚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不在飲食。然其用末具。安

有鼎俎邊豆也。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

滅矣。故曰與者寧儉。又曰楊氏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

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

喪主於哀戚。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

本則戚而已。按此亦覺下句點本字更醒。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

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

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語類問程子註

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曰

只是一意。皆是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曰

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或問臣之不可無君。曰

猶人之不可無首。而軒張氏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

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

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

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惜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敦復堂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

旅祭名視氏曰祭山曰旅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

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

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語類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云不屬我

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按此季氏之所以為僭

神之所以不享非冉有孔子弟子各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

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輯註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

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

與打開後壁耳若通下句作一氣讀便少會心言神不

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語類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專是故意為

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說統季氏舞八

偷歌雍徹其不畏君審矣而倦倦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

知畏鬼神也就其畏鬼神之念即以鬼神之靈爽慢之見

得越分同上明有人非幽有鬼非神必不享非禮之祀

則亦何益之有○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

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

也謂神其聽之手或疑季氏雖大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

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為家臣之時初有

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非而冉有益不能

也○徐思曠曰此節有數意須分賓主看救其陷於僭竊

之罪是正意既云不能則言神不享非禮以冀其知無益

命吾真主下受復堂

而自止。是轉一意進林放以鷹冉有。又餘意。聖人真欲教止其僨。不得已而婉轉立言。莫止見下截。○范氏

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

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

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集解稱泰山以傲之。是教正季氏婆心。即是教誨冉有深情。此於萬不得已中。猶有不至絕望意。玩范詳方知聖人

聖人改過之心。與天無極。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子欲去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

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

也。集解射有二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

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

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上諸侯則擇其恆大夫

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不與

祭多者則有讓此所謂大射之禮也凡大射司射作三耦

耦各服其所宜服袒衣遂而立堂下階之東南隅西面

射時耦同出夾西面揖旋轉當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

面揖然後升堂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南面當序而

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此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

發四矢以較勝負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

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司射命設

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奠於上勝者袒衣遂執

張弓不勝者襲脫夫拾卻左手右加彘弓於其上遂以執

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

取豐上之解興立飲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

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

敦復堂

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按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總以揖讓二字貫就射言三讓即於三揖見以章意言則以讓字與爭字相形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

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

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或問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

然其雍容揖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為君子之道矣○語類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言爭得來也君子

語勢是如此○文集問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

子異乎眾人所以角力尚容氣也曰此說甚好○集解君子德性定學問純有君上之心有君子之養則自有君子

之氣象原不是一味橫稜有意於不爭只君子自無爭之所也所字宜玩心也句是喝起語言欲求其爭之所必然

是射此處爭字非此處而求定之辭蓋射以中否角勝負

以中之多寡定優劣自有那爭底意思計云惟於射而後有爭正見射為必爭之所究竟君子爭得來也是君子分明於有爭處愈見出無爭古者射以觀德原是君子學問中事就射中看出君子言養氣象則其平時禮樂未嘗斷須去身更從何處討得出君子一些凌銳故必也射乎下善言君子之爭正善言君子之無爭○輯語其爭可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反練反

盼音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按此即預透下節為子夏疑解本文尚只宜渾說

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條辨素自是素絢自是絢素如何當得絢額麟士謂子夏是將

素以為三字讀得滑了若以素字小頓即後字在其中矣然子夏亦是連上倩盼二句一直讀下見倩盼之美質只是說素並未說絢却接素以為絢豈不是素即當絢了不知詩自言人有美質而又加以華采是因素為絢原非即素以為絢句又進一意

素以為絢巧笑二句自一意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

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

加文飾或問詩人之意謂既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

語類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

素絢分明說人此以繪畫之事喻言之夫子以一後字解他為字詩言素可為絢此言繪後於素語氣一例順問而

意了然矣然夫子亦只就詩言詩若謂於禮後要動了夏之悟在本節為畫蛇添足并下文通節神理都覺索然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

言能起發我之志意紹問編詩意本謂素以為質而絢以

子曰繪事後素此見聖人釋經解疑如此之精約即詩之辭才着一後字而詩意了然矣子夏即繪事之後於素而

悟夫禮之於人猶是也遂問曰禮後乎曰禮後則見有為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即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

實然後有許多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許多朝廷之禮以至前章所謂儉與威後篇所謂為國之讓皆

是也無此則禮不虛行猶無素則繪將安施也語類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以為言

是有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語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自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或問小註此禮字只指三千美盛處而言故云後。○集解初問時本無成見既答後却有會心其轉關只在一後字思按夫子言後素時本自有包涵禮後謝氏日子貢之理却不曾有思及禮後之心故歎其起予。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故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繪素即是素緇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從字悟出禮意耳。○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問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領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故。○楊氏曰甘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夫子與之。

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

一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六意之表

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

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張氏

曰凡禮之生坐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緇然素所以有緇也無其素則何緇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為後可謂默會於思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共所得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感發吾之志意皆善為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

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

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精義呂氏曰徵考據也二代之禮以孔子

之學亦止能言其制作之意耳若求實迹以考據必在杞

宋二國有史書可考有賢者可訪然後得之由二者之不足

故無所考據或問申之曰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

度文為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

意而已也○語類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

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以

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問是時文獻不足

孔子何從得知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

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

知得○纂箋東樓公夏后禹之苗裔武王封之杞徵子殷

帝乙之長子武王封之宋宋自徵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

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額十二篇於周之

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

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

賢者之不足徵○紹聞編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吾學殷禮

有宋存焉論語則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何與蓋

孔子之時杞最衰微而宋猶強大杞去夏遠而宋去殷猶

論語集注卷三 八倫

敦復堂

之模。夫子自能。一論著與周禮並傳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而竟無如其不足。何此其所以歎惜不已也。然此亦夫子晚年道不行。叙禮止樂時語。使其得時。自可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豈專歎二國之無徵已哉。嗚呼。典籍淪亡。賢人凋喪。夫子覽觀世道所感多矣。讀者當得之於言外也。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暴秦坑焚之餘。三代遺典。煙銷影滅。古禮古治之不可復於世。決矣。世道至此。豈細故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人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

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或問

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其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虛位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按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祫取合祖禘取尊遠，故為王者之大祭。詳見中庸犬孝章。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已載雍徹章故得

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按諸侯不得祖天子，成王之賜伯禽，灌者方祭之始，用

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或問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貞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按秬黑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生。○慶源輔氏曰：周人尚臭，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簣實之于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

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

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類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註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

○或問不欲觀之意程子以僭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

○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違解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

○蒙引此章禘字且輕過語意全在既灌而往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成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

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慶源輔氏曰謝

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在不禘之法又魯近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謂類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禘祭祭止於太廟若禘又祭

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魯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以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意感格如思其居處笑語此尚易格若太

八脩

改復堂

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遙遠報本之意無存。窮已若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惟仁則不死。其親惟孝則篤於愛。禮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語類聖人精察

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止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耐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遠者難。格者難。格者難。格者難。格者難。

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如何推得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是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於自家身心未相遠。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此哉。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又曰。此尚明得何見其他。此尚感得何見其他。○天地陰陽死生晝夜。只是一理。若明祭祖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或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無不備。○山真氏曰。萬物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初無不備。○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行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

論語集注本義卷之三 八 倍 七 敬復堂

精神未散或嘗違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
 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
 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
 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禮矣則推而格天地感
 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於治天下何
 難哉按誠無不格即理無不明中故本文只是知其誠
 ○輯語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如視掌却從何知之
 故知聖人只是難言耳○集解說字深看是所以有此禘
 之義也或人不是問禘之制度文為却是問禘之說故註
 以意字釋之○愚按禘說所以難言之故註有二義以前
 說為主不主禘為禘所當詳只是帶言此與書云孝乎
 節同只將是亦為政至理看透而難語或人之意自攝○
 仁孝誠敬凡祭皆然禘則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必愈
 篤故必此心極其至乃可與講明所謂可為知者道也不
 然雖援古證今事事詳悉於吾本心之知無與○於天下
 是禘中實境不假張皇示諸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及孝祭神王

於敬也○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為祭先祖

也祭祀本天性如豺獾鷹皆有祭皆是天性豈人而不如

物乎聖人因其性裁成禮法以教人耳楊氏曰祭如在事

死如事生也祭法曰山陵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

夫齋必見其所祭者故皆曰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

如在非盡其誠敬不能也○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

誠意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

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極盡其孝心以祀之

也祭外神謂如山川社稷五祀之屬為所當祭者此孔子
 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
 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孝祭神主敬孝敬不

同而如在之誠則一。○文集謂人物在天地間其生不生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在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神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脈之較然可睹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曾主此國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有虛空逼塞無非此理

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是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蒙引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

然如未嘗祭也。精義謝氏曰昔伯高之喪孔子之使未至

禮猶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而况於祭乎故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語類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

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

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蓋神明不可見

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如在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

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間也。○說統吾字極不可忽蓋此

身與之則此心如在方祭之初曰我將我享既祭之後曰

緩予格予皆以吾在也故曰如在既不與祭矣吾之典禮

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只想他如不祭

時精神何等鬱結可見如不祭之心。○范氏曰君子之祭

即如在之心三如字如柎鑿之相應。○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

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

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

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慶源輔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

夏所祭也。禮記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凡祭五祀皆先設

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

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語類

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既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故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

用事。語類問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

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

非祭之主。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喻自結於君。不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語類王孫賈

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奧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

以引援得孔子也。○蒙引。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政。猶竈雖卑賤

而當時用事。○徐辨。他處與其字。寧字是不得已。而始取之。辭此處是酌量。而得勝負之辭。他處何謂是。不知所謂

而問之之辭。此處是見必有所謂。而諷之之辭。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

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

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語類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

當是媚他。見夫子當時爭君。盡禮便道。夫子媚奧。故夫子

都不容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奧。

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矣。○問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指此理耶。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

論語集注本義匯參 卷三 八 附 敦復堂

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詞，以拒于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愚按：天即理也。乃原天之所以為天，實則夫子當日對付王孫賈，直指高高在上者而言。壓倒奧竈何等明威存赫。天道福善而禍淫。一要行媚，即此行險。傲幸之心，本以求福反為所禍。此固天道之必然，而小人之所寒心者也。大

全載朱子說，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愚謂此只合在聖賢分上說。蒙引云：獲罪之罪，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即是禍害，反不足以及折奸雄之膽。此言似不得以異乎朱子而廢之。

說貌禱字對媚字言。媚是求福禱是免禍。聖人不言禍福。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然折權奸，須如此說。

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愚

夫子之拒賈與答陽貨不同。蓋貨雖諷夫子，仕猶託理道之言，未敢直露己意。故夫子只隨問答之。若賈竟敢將媚

字直說為小人無忌憚之尤。夫子藉口使將不然二字折倒棟之以獲罪於天，絕之以無所禱。是何等森嚴。且只據理而言，一似絕不于問答事。此為遜而不迫耳。若謂恐觸之以取禍，故隱約其辭，覺當日語言殊不爾爾。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

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語類：周公制成周一代之禮，乃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或問：謝氏以為時王之禮不敢不從，則是以聖人之所不取而強從之也。且監於二代之禮，郁郁乎文哉。之語又將何所指乎？大抵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謬戾而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按此處言從周，只主周文之盛，說與中庸言為下不倍主時王之制不

得不從自別。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堯、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察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未文勝質之文也。輯語：非三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按此正不可將二代看輕，方見周文之極盛。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又曰：文是贊美之詞，非忠實文之文。然所謂文者，亦即就這上面見，蓋尚忠尚質尚文原是後人見得如此，非是當時各有此主名也。從周就出入起居，動容周旋處，見正夫子躬行實踐得統於文武周公而留在茲之文也。按此說最切實。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鄒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蓋孔子始仕之

時，入而助祭也。或問何以知其為始仕時也？曰：以或所稱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

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

以為禮也。語類：問子入大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大家無者，故見不

得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

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

玩聖人氣象。○讀書錄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

也，言其和。○輯語：言每事詳慎，正是理當如此。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

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愚按是禮也只明每事問之為禮更不為知字解說。蓋我之知與不知可由人評論而禮之是與不是不可自我含胡才見得夫子此言有關世教不小。○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

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

足以知孔子哉。語類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又

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亦有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問事之差處都出那忽處生。○問尹氏

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

誠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

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鄉人之子則亦夫子

始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

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刑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

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愚按雖知亦問是透過

一層語若作平等看何妨謂聖人有所不知况其為始仕

時耶然不說射雖知亦問不見得是後進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

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

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

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

射也按鄭註主皮者圃中之射也不主皮者澤宮之射也

澤宮之射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以貫革為雋

也圃中之射則主於獲尚善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

符習之若澤宮之射則貴禮讓而賤勇力。夫子此章只主

禮射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

棲葦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語類問主皮如何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主

便是主於貫葦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講

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

工記曰梓人為伏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鶴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鶴鶴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雉故謂的為鶴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蓋類則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以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犯殫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射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畧中而巳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取其力耳。○輯語使中鶴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道故夫子歎之。

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類

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古人用之戰鬪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既克商而乃息耳。○說約凡讀註圈內必是正說如揚氏中中可以學二句本妙而置圈外圈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歎之則思古者愍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即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而今又尚力天下紛爭多事耳今說家於末句不曰盛時之難再而但曰古制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底夫子時亦不是廢禮射不用只是雖禮射亦主皮。○按末句隱從列國兵爭發此遠想其音故在茲。○揚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

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

若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惟有力者
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困勉
錄夫子蓋是歎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譏變古者
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而在
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然禮射武射在亂世亦可
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也不主貫革
則人皆可射正可以廣武事豈在亂世則必不可用乎則
譏變古之意亦自切當也按集註所以收楊氏之說當是
此意然非正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
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

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

生牲也禮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
朔於太廟鄭註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

也天子州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
羊告太祖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
朔又以此日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左傳文公十
六年疏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
以特牲告朔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此周家所以
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必於祖廟者示不
敢專且重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
其事也
欲去之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左傳閏月不告朔非
禮也問以止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
是乎在矣不告閏朔亦時政也何以為民○文公十六年
四不視朔胡傳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
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左疏此後有不告朔者亦
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書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
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
條辨記者書法只下一之字便見餼羊粘連告朔羊存禮
存羊亡禮亡
如何欲去得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

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

惜之精義范氏曰事若無益而不可損若無有而不可亡

是也子貢知愛羊而不知愛禮故夫子誨之使知禮之為

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謝氏曰當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

以子貢欲去餼羊禮之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羊存則

政舉將有所考譬猶以薪傳火也是以夏之政雖衰而禹

之禮未亡故湯得而用之商之政雖衰而湯之禮未亡故

文武得而用之夫子又安知不有王者作將舉而指之天

下乎是以愛之而惜乎其終廢也○語類須見得聖人意

思夫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

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吏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

益○厚齋馮氏曰是時者次固自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

正朔此禮蓋甚重也○義府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

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甚大蓋以萬幾之繁一人

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簡

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敬而

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

有司故羊之存即禮之存也聖人愛之不必說到後可復

尚本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論語集注卷之三

八佾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按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正與子貢惜其無實意相對照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

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語類如

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之盡禮處爾義伊

川曰當時事上之禮簡也楊氏曰如拜下之類拜上者寧

不以爲諂乎○蔡疏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

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諂○紹

聞編黃氏云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此點得箇盡字

好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貴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

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盡字意要如此認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

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

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新安陳氏曰黃

氏就盡字上深

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言氣象可

爲味聖言之法○西書通事君盡禮只是本分踐履人以

爲諂也亦只似平常說話即此可見聖人一行一言未嘗

少有過當處○蒙引人以爲諂也平平說尹氏用伊川說

而加歎字朱子以爲失旨○集解當時之人不是耻己之

事君以忠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

意○精義侯氏曰君使臣以禮盡君道也臣事君以忠盡

臣道也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顧知之者如何耳以禮盡

教復堂

忠雖堯舜不過如此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者此也○語類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四書通謂之使每以勢而不以理故貴乎有禮謂之事多以跡而不以心故貴乎盡忠○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雖嚴必各盡其道○陳西陵曰直從君臣有義看來君盡君道止有一禮臣盡臣道止有一忠天性之分一毫假借不得可知千古君臣未盡○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患忠之不足

此交互說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是上正意也愚按小註非呂氏之指蓋呂氏特以互文見忠禮之分屬君臣

義各有當而非謂君臣之互以忠禮相責也

尹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新交陳氏曰尹氏加

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不以忠○語類問尹氏恐只是說泛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自如此自是人才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將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跡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是君能盡禮則君臣刻地長久○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立之是時魯國君臣皆失其道君不能使臣臣不能事君定公此問亦可謂切矣○馮氏曰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為國是先王維各分絕亂萌之具也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按此數條照魯事然宜渾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其首章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傳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

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匡衡曰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儀容晏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

宗廟主此綱紀之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

首王化之端也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

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其次章曰參差荇菜左右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詩傳此本其未

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

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

鼓之樂其卒章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鼓之樂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此據今始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

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

云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

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

正也詩傳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

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

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

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

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如匹之隱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死

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夫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

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按詩序以此詩主后妃求

敦復堂

賢女共內職而作自詩傳出覺彼說之難通茲發明集註
 大指一本詩傳故備錄○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
 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流於情而汨其
 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語
 類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
 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
 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
 於鐘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性情之正也又曰有那
 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思按集註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云
 云是以德為主則樂自不至於淫哀自不至於傷兩而字
 是縮上語語類哀止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
 琴瑟鐘鼓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是既樂而又須不淫既哀
 而又須不傷兩而字是拆下語二義未嘗不互相發然畢
 竟以集註為正方見得詩人漸被文王之化從性情中自
 然流出○文集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采詩者得之而聖
 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
 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

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脾
 腸一時換了自然不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刻
 為篇首以見一時之感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按
 是詩主宮人作固無可疑困勉錄云即宮人之哀樂可想
 見文王之哀樂凌茗柯云只就詩論詩橫點中節之妙看
 來此說尤渾○胡氏曰此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
 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然因
 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措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
 亦畧可見矣愚按玩其辭人皆知之審其音人多抹却試
 思夫子當日說此章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其音非不傳
 也故註必兼審音說即在後人惟有辭可玩然試將此詩
 微吟緩誦一倡三歎如有遺音太和氤氳充塞宇宙不待
 被之管絃也○勉齋黃氏曰先
 生晚年再收制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

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何註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語類問以

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

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又曰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

社之類○問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

大事則用絹帛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

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

惟喪國之社屋之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慶源輔氏曰按甘誓

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

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趙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周社者天子

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

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

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

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微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

能以寸矣哀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

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

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
反有妄對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
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
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精義伊川曰三語大槩
相似重言者所以深責
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語類成事
云云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只人
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問宰我所言尚未見
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
論語集註本義流芳卷三 八 節 三 教復堂

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問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重精言成事固不可說即事未
成而勢已遂亦不可諫若既往則更不必咎矣三句語意
輕重如此○說統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責
其愆尤三語正不說之說○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本名
不諫之諫不咎之咎也

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集解

之本意如社祭土神而以勾龍配之報其養萬物之功也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魯之兩社一為民祈報一鑿
戒興亡義各有取焉顧不此之對而取義於木以啓時君
彼伐之心不惟失於鑿而且流於妄厥後哀公乞師於越
卒以旅死未必不自此一言階
之厲也夫子安得不切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劉向說苑齊桓公立仲父

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
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智可以謀天下其強可與
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
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
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語類或說管仲器小言使仲器

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
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管氏有三歸不是
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借此一段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
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按一娶三
姓女之說詳辯或問中本節只破他儉字臺有
與作之費官有廩祿之亢舉二事以概其餘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

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

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語類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

不儉為知禮或問或人問器小而以為儉則似矣聞其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

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

禮也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外屏諸侯內屏大夫

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

於其上古註圖說玷以木為之高八寸是高二寸漆赤中

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玷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

上答拜賓於玷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

於王道或問小註器小自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上看與

而解之耳器類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

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則小須

可大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管仲之器小哉是孔子

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

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他大處大故孔子

却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

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

與管仲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

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指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

管仲淺卑狹底人如管仲相和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

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得他如此便休據楚當時憑陵中

夏借稱王號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

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

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夫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煞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搜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勉齋黃氏曰。句是。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按。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是其器小。緣由局量褊淺。二句乃正言器小不能正身修德。二句則其器小之驗也。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虛爵於姑上主人昨皆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姑也大夫則無之此皆諸侯之禮而

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東陽許氏曰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

之屏以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

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

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

君先設姑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酒勸酒獻酢畢覆爵

於姑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

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

言仲○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

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

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

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

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

語類管仲只緣

器量小故才做得地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

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

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又曰奢而犯禮便是他裏

面着不得現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

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

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

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解語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

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或人

意中已不暇顧毋矣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故朱子又云

奢而犯禮特器小中二事是應或人之問非直以此二事

證器小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問仲若儉與知

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補不

得憑按他既合下如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

此却也自不能遮補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

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

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起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

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紹聞編此揚

子最精語規矩準繩衆器之所取則以為方員平直者也

先自治而後治人者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

如之謂以身為法也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四書通三

代而後中國未有所謂霸者而管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管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楊氏曰夫子大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在位之才雖能令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

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齊氏曰

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季見羅曰天子平生最取
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是箇人物惜其不期於學最
初發心只為富強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為之
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者淫繼作以不保其終
也。○朱子曰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偏
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兼
二說看其義始備。○或問夫子之小管仲以其用狹而量
淺耳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揚雄氏之言得其本
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程子曰揚雄氏之言得其本
夫量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
以淺楊氏有見於用狹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為所謂
器小者初不在此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抵表三十年豚
肩不揜豆者遂可為大器矣如揚說則是苟有王佐之才
雖三歸反坫而不害其為大器也而可乎。○按用狹是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量淺是吝而犯禮與前一條意小異。○
吝而犯禮不關器小本病即亦是器小中事故謝揚二說

朱子俱不滿之。精義謝氏曰揚子之言非是孔子之意直
以管仲為不可大受也管仲相桓公其功大矣然若淫亦
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
目之欲而已曾不知三歸反坫於汝何加焉甚可鄙賤猶
兒女子得意於衣服襦衾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夫子
於管仲何誅焉蓋欲指示學者使知先立乎大者然後可
以語道矣精義楊氏說已乘大集註第於疑其知禮句下
節去不知其所謂器小者有不在是句。○語類上蔡說得
來太小如曰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為心不過濟耳目之欲
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大凡人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
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
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
自智謀功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家心地
義理裏面流出。○文集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
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知此可與論桓公管
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
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

善於此而巳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
 自存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
 說矣李氏美管仲之功如救父祖之鬪愚以為桓公管仲
 救父祖之鬪而秋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捧
 而齊亦浸強矣夫豈誠心惻惻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
 或以是耳余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平天下恐不
 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不可爲也孟
 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謂管仲
 發也按此論管仲甚
 允可爲語孟發凡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
奏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或問味其
語勢蓋將

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
 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

也○按首句一其字是夫子意中欲指是方作樂
之初將五

數形容語氣恰是通節四如字發端之翕合也

聲六律齊一齊使他合得來都完備蓋當此時聲從放也

離會而未暢氣猶凝而未舒亦兼有翕聚之意厚齋馮氏曰
純所謂八音

既翕如後乃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鄉飲酒義自
升歌至合樂

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成樂之一終也升歌至合樂

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升歌至合樂

工告樂備爲樂之小成周禮大司樂章祀園丘則奏六變升歌至合樂

祀方澤則奏八變享宗廟則奏九變是爲大成升歌至合樂

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升歌至合樂

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

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

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

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

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

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程氏復

心已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

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

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

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

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

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彖引

始作從之以成是三關節純如皦如繹如俱終於成之之

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純如有先後純

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徐澹樂者天地

之和看來只一純如便了蓋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

和則聲音之妙已具是矣但彼此若相奪倫則是味之混

同而不可謂之和故皦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亂處若宮

自宮而商自商則又過於分曉而亦不可謂之和故繹如

見之出曰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

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通反從喪皆去聲 論語卷之六 儀禮卷之八 儀 敦復堂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而隨之鄭立云畿上有封若今

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諸侯封人亦然左傳所謂穎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以地各居是國之邊邑蓋

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

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

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

其大致則賢而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

隱於下位者也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

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

禮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歷聘時○喪欲速貧出

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金木之言亂極當治天必

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

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語類問古人相見皆

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

何便見得日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

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

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參所以一見之頃便

見得聖人出○問儀封人亦足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

則亦非所及知也曰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

辭氣最好必是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端必有

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

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

之不終斃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且知

天矣○慶源輔氏曰封人之贊夫子因所見而驗所聞即

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

以知天之不能遠乎聖人也○吳因之曰封人請見非是

慕其德容之盛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故

教復堂

求見誠切如此木鐸之說非為夫子幸實為天下幸也知
夫子底作用决不使天下終無道故無道久矣何不可怨
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雙峯饒氏曰夫

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能知其所以知者夫子道德

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

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

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愚按味封人語

意木鐸自應以得位設教為長至於周流四方振揚文教

以開天下後世乃特後世追論之辭耳然此處正須放開

眼界則後一層意自亦包括得到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慶源輔氏曰聲

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象引

盡美蓋只就聲容外面看便見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

所以為是聲容者便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

見盡善與未盡善處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然舜之德性

也故其樂皆盡美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

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語類問韶武是樂之聲容都盡

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執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

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

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

都只是一統底事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

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誅雖是順天應

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若

美舜武也不得又曰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

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

其心。○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韶舞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德地和平，意思觀書所謂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武舞觀樂記所說始而北出，周在商南，在北此便做簡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簡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簡轉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終，以崇天子象武功成。而歸鑄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當年夾振，驅伐盛威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若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問盡善盡美說揖讓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他本身上來，使舜當武王時，畢竟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是德，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

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畢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因是畢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按此條洗發得集註兩層，說詞語意最分明。○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所以見不得。又曰：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程子曰：韶其聲亦異也。樂所以象其德，德之所至，聖人不加損，亦不加益焉。湯有慙德，其自明知明也。武雖欲為韶，亦不可得矣。其未盡善，亦武王之不幸也。謝氏曰：揖遜之事，大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如論語集註本義卷三 八節 程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事固如此征誅之義固不如儀
 鳳之容然聖人豈以我所遇之時不如舜而私自已哉盡
 美與盡善聖人之意豈不曰舜與武王同道游氏曰王者
 功成作樂韶武之盡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觀其成功則二
 聖人之樂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致功者舜以紹
 堯而為紹武以滅商而為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觀成湯之
 有慙德則武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者其功也未盡善者
 其事也○語類問范氏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時不同游
 氏以為事不同三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
 憲按集註及語類折衷諸家要之以德為本觀語類云舜
 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節或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
 節語意輕重瞭然此程子專言所遇之時所以列之圈外
 也又須知是論樂不是論舜武聞樂知德則仍在本人身
 上排取耳○看來韶之盡美與武之盡美便自不同處
 又盡善未盡善已隱隱含孕此中至論其實故須以德為
 王然一則極嚮往之神一則寓歎惜之意帝升王降亦見
 氣運使然聖人正有不能盡宣之口者德遇二意正須水
 乳交融乃見深情無限故朱子於諸說未嘗不並取之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

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語類寬在

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

猶歸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

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足不足若不寬不敬不哀則

縱其他有足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

哀便有淺深敬便有全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

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則居上為禮臨喪亦似

不曾一般更把甚麼觀得他。或問末章之說或以為何

論語集注卷之三 八節

三

敦復堂




71020623

詩經卷三

三

課本會

也按本文以字須着根。文集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爾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載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為政必存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肯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按語類亦云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居官者不可不印

臣士主愛人


○千曰臣士不實為斷

